

00后星空摄影三人组3年拍照上万张 我和星空有约会

本报记者 薛文春 金思成 共享联盟·金职院 王璐

麻恩瑞、蔡志洋不久前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星空拍摄。这种挫折在追星之旅中时常遇到。

这次失败的拍摄是在3月24日。这天晚上,我国多地都观测到了一场美妙的星空童话——月掩金星。对拍摄这一天象,麻恩瑞和蔡志洋期待已久。

月掩金星,就是月球在视线方向上恰好遮挡住金星。如果天气好,人们肉眼就能看到,明亮的金星会短暂地被月亮遮掩,一段时间之后月亮移开,金星又从它背后“钻出来”。

麻恩瑞、蔡志洋分别就读于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和艺术创意学院,他们和去年刚毕业的校友单一栋一起玩星空摄影已有3年。

宁波四明山、西藏、新疆……这个00后三人组全国各地追星,已拍摄上万张照片,在网络上拥有大批粉丝。



蔡志洋(左)与麻恩瑞(右)拍摄星空。
本报记者 金思成 摄

受天气影响 每次拍摄像开盲盒

当天晚上6时,记者约了麻恩瑞和蔡志洋采访,想随他们一起追星。刚到学校,就见小伙子们迎面走来。

浓眉大眼、面部棱角分明的是麻恩瑞。他身穿棕色短夹克搭配黑卫衣,一条咖色灯芯绒长裤,显得帅气干练。一旁的蔡志洋,看上去酷酷的,黑色皮夹克搭配卡其色工装裤,一副时髦的黑边眼镜占据了半张脸。

“来得正好,走,爬楼!”两人手拿肩扛,带着三脚架、相机、电脑等器材走在前面,记者跟在后面。这次的拍摄地点选了一幢5层楼的楼顶。

他们脚踩麻利,爬楼速度快。“你们慢慢来,我们平时爬山练出来了。”望着身后气喘吁吁的记者,两个大男孩扭过头笑着说。

深灰色夜幕下,偌大的楼顶异常安静。由于上午一直下雨,中午过后才停歇,到了傍晚云层依然很厚。

“不太妙,观测条件不是很理想,我们再等一会,看看情况如何。”

两人调试设备时,记者注意到,他们在手机和电脑上,不停地切换着十多款天文气象软件,有看光污染的、有天气预报的、有看星象位置的……凑过去看看,满眼都是参数和图形。

“拍星星不是直接拿起相机就能拍到的。”麻恩瑞说,它需要借助各种专业的软件和器材。比如,用赤道仪抵消拍摄时地球自转的影响,用天文专用软件Star Walk确定星星的精准位置,后期还要用堆栈降噪法让照片展示出肉眼无法捕捉的细节……

“这次还算少的。”蔡志洋双手把皮衣领子竖了竖,扶了扶眼镜说,最多的时候要用到20多种软件。记者问,这么多软件都能学会吗?“不难,上网看教程就能学会。”他自信地说。

大约过了1个小时,天空彻底暗下来了。电脑屏幕光照亮了两人清秀的脸庞。麻恩瑞叹了一口气:“云没有一点散去的意思,今天拍不到了。”记者抬头望去,只见灰色的云朵像棉被一样盖住了天空,拍摄计划“泡汤”。

“我们习惯了。”麻恩瑞笑着说,像这样受挫的情况,他们遇到过很多次。“这也教会我坦然面对不确定性。”麻恩瑞一边收拾器材一边说,受天气等因素影响,星空摄影充满不确定性,每次就像开盲盒,但也充满了魅力。



蔡志洋作品《点亮星空》,摄于遂昌南尖岩。



三个小伙子拍到的C/2022 E3(ZTF)彗星



单一栋作品《星空下的风电机》,摄于东阳东白山。

跋山涉水彻夜蹲守 只为五万年一次的邂逅

在月掩金星之前,小伙子们最近一次疯狂的追星是在两个多月前。

1月29日,正值寒假。单一栋在天文软件上看到C/2022 E3(ZTF)彗星接近地球的消息。

据专业软件测算,浙江的最佳观测时段有两个:1月31日和2月1日;两个时段的最佳观测地点,分别是遂昌南尖岩、景宁九龙山周边。

千载难逢,一定要去拍。单一栋立刻把麻恩瑞、蔡志洋拉进新建的微信群,并向他们发出邀请——“C/2022 E3(ZTF)彗星掠过近地点,它5万年绕太阳一圈,上一次和地球‘擦肩而过’还是旧石器时代。如果错过,它再次造访将是5万年之后……明天就去拍摄,走不走?”“走!”3人立即达成一致。

1月30日下午5时,分头出发的3个年轻人抵达南尖岩,开启了追星之旅。

由于拍摄点在人迹罕至的山顶,几乎都是“野路”,他们一边找村民打听,一边放出无人机“探路”,每人负重10公斤上山。然而上了山才发现,前面有一座高山刚好把拍摄最佳视角挡住了。

“天还没全黑,赶紧换地方。”还没来得及坐下喘口气,几个年轻人又掉头下山。

开车20多分钟后,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山头。麻恩瑞和蔡志洋开始麻利地扎帐篷,单一栋则开始装相机。

1月31日凌晨4时,东方欲晓。静谧的山巅,繁星熠熠。突然,一颗翠绿色“光球”出现在夜空,耀眼的“尾巴”在黑色天幕上拖出一条长长的光带……

“拍到了!”彻夜蹲守的小伙子们,从

椅子上跳起来翻看6台相机的成像,兴奋地摆了一个“剪刀手”。

这颗罕见的绿色彗星,彗核直径约1.6千米,彗尾绵延数百万千米,但在照片里,却只有小小一点。这团难得一见的绿光,照出了生命的渺小和时间的深邃。

3个小伙子仍未尽兴。为了拍摄更多、更好的照片,当天下午,他们又赶往九龙山,打算继续拍摄。

没想到,困难接踵而至。在距离目的地数公里的地方,山路突然变成“N”字形。颠颠簸簸,起起伏伏,车子龟速前行1小时,才走了8公里。

天色已暗,向前还是折返?3个年轻人深刻体会到了进退两难——向前,要颠簸2公里,而且还得再爬一座海拔500米的陡坡。能否顺利到达,很难说;返回,要颠簸1小时,但没能按计划拍摄,心有不甘。

由于接连赶路,又饿又困,加之眼前的混乱状况,大家茫然失措。“最担心的是车子爆胎。”麻恩瑞回忆,如果爆胎,那将是一场灾难。最终,3人稳妥起见,决定原路返回。

“有生之年,我们不会再与这颗彗星相遇了。”单一栋感慨地说。

小伙子们把在南尖岩拍到的彗星照片发到网上后,引发了粉丝集体“膜拜”,这也让艺术创意学院的张赛和杨军武老师感到欣慰。“几个年轻人很有想法和毅力,为了热爱的事情,他们非常执着、不怕困难。”张老师说,他们正是在这种历练和磨难中,练就了过硬的技术和心理素质,“这3个同学未来可期。”



完成野外拍摄后,单一栋(后)、蔡志洋(中)和麻恩瑞(前)三人合影。(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)

创办工作室 希望更多人爱上星空

三面墙被刷成黑色,屋顶一盏白炽灯,进门一套棕皮沙发和一张茶几。这里就是3个年轻人和他们小伙伴的工作室。名字起得很炫酷,叫“北影纪”。目前,工作室有14名同学。

房间不大,约20平方米。径直走进去,最里面3张桌子拼成的一张长桌,上面密密麻麻摆着各式各样的相机、电脑和各种器材。房间两侧的书架上,也是各种摄影设备,放得满满当当。

工作室由单一栋、麻恩瑞和蔡志洋和另外3名同学于2021年创办。除了承接商业活动拍摄项目外,这里主要是一群星空摄影发烧友的聚集地。这一点,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就能印证。肩扛三脚架、手拿照相机、放飞无人机……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脸,在山巅定格了最美好的友谊。

随着每年毕业离校,工作室前前后后送走了两批成员。去年是单一栋,今年夏天,麻恩瑞和蔡志洋也要毕业了。

“希望工作室可以一直办下去,让更多人爱上头顶这片星空。”谈到这个话题,一直活泼开朗的麻恩瑞和蔡志洋,顿时语气沉重起来。很快,麻恩瑞话锋一转,指向了桌子旁正在修图的一个女同学,“不过,我们有

新鲜血液,她是今年新招的唯一一个女生。”她叫王紫怡,是00后,来自艺术创意学院数媒专业。紫色卫衣、长发微卷,笑起来甜甜的,略显青涩、腼腆。但是,当记者和她聊起拍摄星空时,她的眼睛顿时有了光,话也多了。

“学长们太牛了,我觉得星空摄影很酷。”“跋山涉水,非常辛苦,你敢去吗?”记者问。“当然敢,我不怕辛苦。”

听到“徒弟”斩钉截铁的回答,两个“师傅”不由得仰头哈哈大笑起来。这种志同道合一起追梦的氛围,也是工作室成员最看重的。“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,在拍摄星空中结下了友谊,也收获了宝贵的人生经验。”工作室成员阮琢琰说。

单一栋去年毕业后,回绍兴老家创业,开了一间摄影工作室。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:“现在不像在学校里时间多,但是我会继续拍星空,不会因为毕业就放弃自己热爱的东西。”这番话也道出了麻恩瑞和蔡志洋的心声。“追星,我们会坚持到底。”麻恩瑞说。



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共建和谐地球家园

